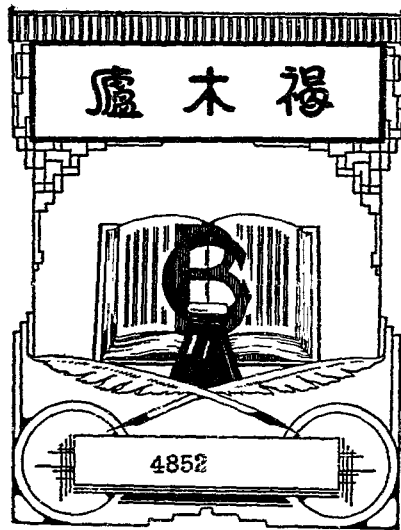


# 密 歐克賴

天沢天沢



MG  
I 565.35  
19  
2

法國維勒特拉克：

密茜·歐克賴

1  
9  
2  
9

穆木天譯



3 2173 9255 8

本書作者的著譯書目

詩 集

1. 旅 心

小 說

2. 窄 門

戲 劇

3. 密 茜 歐 克 賴

4. 商 船 堅 決 號

密茜·歐克賴

## 人 物

密茜・歐克賴，二十六歲，書寫員。

素貞・賈特蘭，二十三歲。

賈特蘭老太太，五十歲。

路易・賈特蘭，二十一歲，步兵下士。

阿曼・卜郎都，二十八歲，再役下士，後特務長。

郭三，酒保。

璧兒，男孩。

劇起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在法國某鄉鎮發生。——因之，阿曼同路易穿着大戰前的步兵制服：紅褲，軍服，軍帽，肩章。

## 第一幕

一所房子前邊的庭園。後方中央，房門，門左右，兩面相對稱的窗戶，擺飾着風呂草。靠近房子，是雜花絢爛的花壇。前方右邊，一張棹子，數把椅子，逼近開着花的灌木。明媚的春天午後的飽滿的陽光。



## 第一場

密茜，賈特蘭老太太，素貞。

賈特蘭老太太，坐在舞台後方，房門的旁邊，織東西。素貞，在桌上，很忙的縫紉。密茜，手插在衣袋內，在素貞前面踱着。

密茜。——老太太！

賈特蘭老太太。——幹什麼？

〔4〕

密茜。——你是一個很懂人情的老太太，請你叫你女兒同我到河邊散一散步！

素貞。——啊！誘惑者！密茜，我不是問你說，我得做完這件襯衣麼！人們不能什麼都兼有啊！若是今晚你想法跳舞會....

賈特蘭老太太。——密茜，並且，她弟弟要來。他到五點鐘才能出發。最好是他能在此地同你們會面：不然，他就要見不着他姊姊了。

密茜。——好的！好的！在此地都極好。

素貞。——那好心，就請你坐在我傍邊，讀書給我聽。

密茜（走起）。——素貞，今天我不能夠念。我到是很願意念。今天是我出發前的最後的一個禮拜天。

素貞。——還不一定罷！....

密茜。——一定到是不一定，但大概是一定的。今天早晨我想過；我對自已說：這禮拜天應嘗同別的禮拜天一樣；好像我不要走似的；同素貞讀書，同素貞笑，同素貞一同沉默着....

賈特蘭老太太：——同我什麼都不奇麼？

密茜。——當然！也和你一起....但心裏總是想着要走！我離開我的職務這八天以來，我總像等火車的人似的：好像從車站裏出來，到了對面的咖啡店，心裏很不安，腳跳着，非常的焦急。

素貞。——你，講大話：你還沒有進車站呢。

密茜。——素貞，我已經着手作我的事業了。第一步已經作了：我已不是 Demoiselles Montigroi 書店的店員了，我已從那骨頭堆裏跑出來了。我的手已沒有霉氣了。八天以來，一本低能的書我都沒有摸；八天以來，我沒給聖澀集這地方女聖人們拿臭東西吃了。

（素貞笑。）

賈特蘭老太太。——不要這麼大聲！....

密茜。——這八天以來，我真不知道幹什麼好。

神經非常興奮，不能讀書，也不能釣魚。心裏總是忙，誰都不想見....

哎，我在野外跑了一大氣，天氣真好....

素貞。——真好？

密茜。——是的，真好，素貞在小門兒後邊寫字，我真沒心機一個人在青草地裏跑去。

（素貞含情邁邁地抬起眼睛來向他，他，一過之間，接了她一吻。）

老太太，我想起，前天你兒子曾同我打台球呢。

賈特蘭老太太。——我以為你不會撞球呢。

密茜。——我不會，我不會打；我硬裝會打打了一陣。

路易的那位朋友，那個小鬍子，那個假牌士官，被我弄得忍受不住了。

素貞。——是卜郎都麼？

密茜。——是的，就是卜郎都。

素貞。——爲什麼你總叫他假牌士官呢？他穿好了軍服，是很雄壯的。我很願意看路易穿他那樣的軍服，他那黑色的，很整齊的，細布的高領的軍服。

密茜。——素貞，注意！一個下士官，穿那一種服裝，是表明要當一輩子軍人啊，卜郎都，他要當一輩子軍人。他再服兵役，就是因爲要穿軍服，穿奇奇怪怪的軍服。

路易同我說過，這位英武的卜郎都教訓兵

士職，在士官同下士官之間，有一種高級下士官，那就是垂役的下士官。

賈特蘭老太太。——他好像在準備要當士官似的。

密茜。——照着他鬚鬚的那種樣子，他可以當團長，可以當憲兵。

素貞。——總嘲笑。

密茜。——好啦。我走以前我派他當團長。他不比別人遜色；他那個孩子不壞，撞球撞的很好。只要，他不穿着軍服抖神兒，把路易勾引壞了就行。

賈特蘭老太太。——不要怕。路易當兵，僅僅是因為在此地駐防。他自己，他有他的職業。

密茜。——素貞，同我們一樣，路易是 Saint Serge 的新人物哩。

素貞（沉默一陣）。——啾啦！等到聖澤集有了新的物，像我這樣的人還依舊是現在這樣啊。

密茜。——你錯啦。不過表面上還是這樣。素貞，你錯啦，你懶寒！

喂！喂，你還照常到郵政局去麼！死板地在那裏開匯票，開書館阿羅給牛油店的匯票，給貨

樣子掛號……」

素貞。——祿吉號的。

密茜。——素貞，還有我的信。我一到巴黎，我就寄給你巴黎的畫片啊！我寫信講給你巴黎的事情。你一步一步跟着我走。我進到一個書店裏作事，我在裏頭要學習什麼事，你要知道。我遇見什麼人物，什麼思想，什麼書籍，你要曉得。我要堅實地修養。我要把古今中外的書都研究遍了。我要讀，我要讀，我要吸收一切的新作家，在歐洲智識階級中間已經著名的，而在聖經集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一切的新作家。請你分享我的驚訝，我的收穫，我的希望。——你很願意罷！

素貞（抗辯）。——啊！……

密茜。——我不能繼續着同你享受的一切的東西，我的親愛的素貞啊，你可在我回來的時候享受啊。

素貞。——你遇見頂好的書你寄送給我麼？

密茜。——當然啦。一年後，一天早晨，我要回到聖經集來，叫誰都不曉得。我不立刻去碰我的同鄉去。我預先弄上幾個錢：我把我的波揚的磨房變

賣了；自從我叔父死後，那裏的房租我都沒拿到呢。

賈特蘭老太太。——你沒有追討啊....

密茜。——我弄上幾個錢。

素貞，那麼，我們就可結婚啦。（暢快。）老太太，你很願意罷？

賈特蘭老太太。——你沒向我女兒求婚，已經有好久了。去年，我一叫你劈木頭，一叫你點燈，你就說：“得有條件....你得把素貞許配給我。”但這一程子你謙謹起來了。

密茜。——因為比以前老實了。

素貞。——現在，他總向向商求。

賈特蘭老太太。——他覺的和我沒關係了。

密茜（去同賈特蘭老太太擁抱）。——因為你已同意了！（他走回來。）我說什麼呢？

素貞。——....密茜，我們結婚啊。

密茜。——啊，是的，我們結婚，我們起始跑遍世界上最美的道途。我拉着你的手，我們去穿過農田，穿過森林，穿過村莊，有時跑，有時慢慢走。素貞

累了麼，我們就在夏天的涼風裏躺着。簡單極了，到處都是花。

素貞，用她這雙眼，要發現了令人驚嘆的大自然。在這郵政局裏，人僅能看見自然的少少的一小部分啊。我呢，我從素貞的眼睛那裏，走向她眼睛所看的地方去。

簡而言之：蒲路灣施呀，馬塞呀……

素貞。——密茜，尼施呀！

密茜。——尼施呀，阿爾普施山呀，沙哇呀；海呀；樹木呀；鐘樓呀；山呀，雪呀，雲呀！我們又回到聖澀集，我的“女人同我”，我們再作大的計劃啦。

素貞(雀躍)。——啊！

賈特蘭老太太。——你的平民大學，你要設在什麼地方呢？

素貞。——媽媽，不是的：是書店啊！

密茜。——老太太，我先開一個書店。事情須按着步驟作。先從書店作起。

賈特蘭老太太。——素貞已向我詳詳細細講過啦！

密茜(走向賈特蘭老太太)。——我從巴黎回來，就作



書店老板道。書店這一種買賣，是要修養的，我還不十分懂。好。我要在此地開一個書店：一個真正的書店。信紙呀，筆插呀，明信片呀？我讓芒特法的那些小姐們賣。“婦女叢書”呀，淑女新報呀，我也讓她們辦。我賣書。往外租書，我往外借書。我把書店設在芳譚茵廣場的傍邊。在那個熱鬧場，上這裏的勞動者呀，工人們呀，到市內來的軍人呀，到市場來趕集的人們呀，來到望遠台來散步的人們呀，是都過路的，

在書店裏要有一個大的閱報室，人們在裏邊可以自由的閱報，閱雜誌，閱聖潔集的人們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一切的報紙，一切的雜誌。

索貞。——媽媽，你知道了罷，也有人買，也有人訂！

....

賈特蘭老太太，——只要他們來就好。

密茜。——他們來呀！...，他們漸漸的就來啦。啊！不一定就是自己趕着來。我是當地的有數的人物，我當什麼人都可以講話的。並且我還有些個同學....

素貞。——別的人們知道了在聖誕集又有一個地方可以去，他就會來的。

密茜。——他們覺着無聊，他們無聊，他們就來了。你看，一到五點鐘，他們就要齊坐在咖啡，得，頁春施的椅棧上，酒都不吃，看聖經集的報紙了。並且，他們的生活是空虛慣了，他們是如何的無聊，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使他們深知道他們的空虛。他們眼睛都要眩暈。

他們不是完全不可救藥的；他們還沒有完全老透。我要印一份圖書月報，引誘他們到處都去看：咖啡店裏啦，理髮店裏啦，作完禮拜出來的時候啦，早晨起床，禮拜日吃早飯的時候啦，都可以看。

我不同他們講，把他們陳氣慢慢地就給澆淨了。老太太，我們這些方法，就是要使他們看我們要看的書，使他們自己要找書看。起初使他們感到興趣就夠了。但三年以後，五年以後，你要看見聖經集的情形啦！聖經集的自由大學啦，聖經集的講演會啦，聖經集的音樂會啦，聖經集

的聯歡會嘍！

啊！素貞，我可以把同樣的書到各處去，西班酒工廠的職工的家裏呀，人很不壞的帽子舖掌櫃的李查的家裏呀，吃大酒缺大德還有兩個可憐的女兒的那個推事的家裏呀；還有呢？繼任素貞在郵局作事的姑娘的家裏呀。這些人們，在聖潔集現在是共通的無聊，彼時，要共通的享有那一本書，熱愛那一本書啊！他們在街裏走的時候他們要揚眉吐氣地低吟着歌曲，‘不會再鬼鬼祟祟地互相的偷查了。

賈特蘭老太太。——那辦的到麼！

素貞。——嚶，密茜，出租的書，我想最好是，裝成一樣的布封面，在封面上....

密茜。——不要！

素貞。——聽我說呀！在封面的上頭，用顏色的字母，寫上：密茜·歐克賴圖書館。在底下，寫上格言，標語，如同....

密茜。——如同？

素貞。——我到想不好，譬如：“須教養你的身心”嘍，

“書內有黃金”嘅...自然,是總可以尋找的。  
密茜。——不要!不要!我始終不要把什麼書都給穿上一樣的服裝,像兵一樣。不要把他們混在一齊;第一,他們是些個完全不同的人物。應當誰都可以直接的同他們接近。至多,我們可以給同一作家作的所有的著作穿上同樣的衣服。

並且,素貞,應當使着把書帶到家裏去的人覺得那本書是他自己的書。實在,他讀了那本書,他愛了那本書,那本書就是他的了,可以同別的書一同並擺在書架上了。應當使着他那本書不是一個生人。

密茜·歐克賴書店的記號,要慎重的寫在表紙的裏面,用小字寫,叫人不知道是號碼。

素貞。——是?

密茜。——素貞,是的。格言啦,標語啦,一概不要!那是大錯!聽我說:我在中學的時候,我頂高興給我母親寫信。但在食堂的牆上,用大字塗着:“須給你們家裏寫信。”有好些次,反到令我不想寫信了。

可是我還有一個意見：在每本書裏邊，留上幾頁白紙，讓那本書的人，誰都可以寫他幾書字。那麼，聖經集的人名，可以一次，兩次，十次，在冊子上見面；素貞，你要知道，讀過尚標的好書的人們，是有共通的財寶啊！他們見面，他們可以談論，若是他們同在一個小的市裏住，日後也可以使他們會着面。愛知某一作者的所有的人我們都請求，我們舉行關於某作者的公開的談話會，公開的談書會。

素貞。——啊！密茜，好極了。一本有了一百個讀者的名字的時候，我們可以開會慶祝他，因為那是一本真的好書。

賈特蘭老太太。——噯，你的書在聖經集可以撮合人結婚。

密茜。——誰知道？詩人們撮合人婚姻總好過和尚同老太婆們。

(路易，賈特蘭同卜郎都從右邊進來。)

## 第二場

同上人物，外，路易，卜郎都

路易(握密茜的手)。——大爺，一向好。我聽見你說什麼？你要叫和尚同老太婆結婚？嚇死人啦？媽媽好！(他同賈特蘭老太太接吻。)素貞，一向好！(他同素貞接吻。)(密茜同卜朗都握手。)我請卜朗都來吃晚飯，他今晚同我們一同去跳舞會去。

(路易解開皮帶同指揮刀，

【17】

掛在樹上。他解開衣釦。)

素貞(立起來，向卜朗都伸手)。——先生，好。

卜朗都。——小姐....(向賈特蘭老太太行禮說。)老太太賈特蘭請我吃晚飯，請不要麻煩。

賈特蘭老太太。——先生，我始終是喜歡看見我兒子的朋友們來這兒玩。棹子上添一個人，是極容易的事。不要客氣啊!

(她走進房裏去。在這一場裏，她走出走入，忙着作事情。素貞坐返原位置。)

路易(擺椅子)。——卜朗都，請坐。隨隨便便好啦。

(他拿下他的軍帽，放在棹子上。卜朗都坐下，腰刀放在兩腿中間。)

密茜(向卜朗都)。——你把你個家伙去吊好啦。你還要帶到跳舞會去麼?

卜朗都(把刀遞給密茜，密茜給放在棹子上。)—軍規是這樣。

素貞。——跳舞時你還要守軍規麼?

卜朗都。——小姐，到不是的。我把牠存放起來。

密茜。——可惜極啦，帶着是很好看的。

路易。——在跳舞的女人的大腿裏。

卜郎都。——不要笑：古代人帶着腰刀跳舞；你看見過演“安格夫人的女兒”那齣歌劇沒有？在“安格夫人的女兒”裏頭，歐格盧元帥部下的輕騎兵們跳舞時，配刀打着腿肚子。那使我欽佩極了。

路易。——是的。但那小的很薄的配刀，是韜子的中間掛着的。

卜郎都。——還有極好的刀套。並且，那個時代的軍服啊！……

密茜（快活的）。——還有很長的拍車，在地上碰碰地響；在馬肚子底下響，在美人的心裏也響啊！啊！真好。到了帝制的時代更越發的好啦。（賈特蘭老太太走到門口來，剝馬鈴薯皮，他向她說。）老太太，把你的馬鈴薯給我剝罷！

賈特蘭老太太。——你去罷！你去罷！

路易。——素貞，你的襖衣，你給我看看？

素貞。——不，等等，我還未做完呢。

路易。——哎！給我看看！只一分鐘！



索貞。——就給你。(路易奪走襯衣。)啊!路易!有針

啊!密茜!阻住他!

路易。——是,是....看見了。

素貞。——我真不知道怎麼辦好囉。卜郎都先生,請  
你罰他。

卜郎都。——小姐,我沒有罰他的權力。我們是同等  
的階級,差不多是同等的階級。

路易(指卜郎都)。——啊!恰!有一個新消息,你們知  
道不知道?

卜郎都(謙遜的)。——哎,不要說囉!

素貞。——什麼消息?

密茜。——你的攷試怎麼樣?得意麼?

卜郎都。——啊!算不得什麼!

路易。——素貞,他可以罰我囉!他要昇特務長啦!

賈特蘭老太太(向卜郎都)。——啊!先生!好極囉!

素貞。——恭喜,恭喜!

賈特蘭老太太。——特務長,是士官麼?

卜郎都。——哼!....差不多。

密茜。——但,通常在你這樣年紀,是很難昇到那一

戲。在我當兵的時候，我看見的特務長，都是歲數很大的呀，都很可怕的！……

卜郎都(微笑)。——不錯的：我要算聯隊裏的最年青的特務長呀。但我是一個特例。我只能昇到那一級。我現在預備考試……

路易。——要作士官。

密茜。——你要入聖美格桑的士官學校麼？

卜郎都。——哼，…，不，不。入學考試是難極啦；有好多的報名的啊。四年前，我放了一次未有放上。於是，我打定了另外的一條路。我預備致護林隊的士官。我自己常想，那種考試，沒有多少人知道，放上還可以有很闊的差使。無論是如何難，我都要放。是團長。注意到我以後，給了我這個意見；他要昇我作特務長，是特意要提拔我，昨天早晨他已經吩咐過我了。因為人們參考報名人的履歷同官級。

素貞。——你的團長，人真好。我以為他很可怕呢。

路易。——那是個老驢駝，他極為作虎作威。

卜郎都。——他很有眼力。一晚，我從營盤裏出來，他

帶着飛利彼上尉進來。我穿着頭號軍服，如今天一樣。我立了一個正，我向他行禮，他站住，他瞅着我他向飛利彼說：“這個孩子滿可以當官啊。”他問我的名字，他向我說他記得我準備過聖美格桑士官學校。他以前並未同我講過話。過了幾天，他叫我過去，告訴我護林隊士官怎麼攷試。

密茜。——你現在預備功課麼？

卜郎都。——是的；一個青年的兵，是一個有入大學的資格的，他教我。他每晚教我一點鐘；因此，我免除了他的雜務。

密茜。——他真走紅運了。

路易(向密茜)。——你幾時走？

密茜。——一兩天內。我已準備好了。

路易(起立)。——啊！幸福的人！到巴黎去！逃出了這個窟窿！

密茜。——這個窟窿，我回來我把牠填滿，你若是願意，我們一同填滿牠。

卜郎都。——你回來的時候，我希望，我能騎着馬，全身穿着綠衣裳，在國有的某森林裏，往來巡查。

(他繼續同密茜講話。)

路易。——姊姊。再等一會兒，你的活件作完作不完？

素貞。——就完，什麼？

路易。——吃飯以前，我們去散一點鐘步罷。

素貞。——我再有一刻鐘就可以完，也或者得半點鐘都不一定。

卜郎都。——小姐，我們等着你。

賈特蘭老太太。——把沒做完的活件給我；孩子，我給你作完，你們可以去散步去。青年的人們，得多少利用他們的禮拜日。

素貞。——媽媽，我自己就作完了。

密茜(向路易)。——你欲上哪兒去？

路易。——到堡壘上走一圈兒去……順路，我們問一問葛蘭今晚去不去跳舞。

素貞。——好嘍。你們先去，卜郎都先生同你，你們兩個人先去，走慢點。我們到葛蘭的家裏去找你們去。我快要完了。

路易。——就這麼辦。卜郎都，走啊。

卜郎都(拿他的刀同軍帽)。——小姐，不作別啦。

素貞。——~~去~~。

黛茜。——~~去~~。

卜郎都(向賈老太太)。——老太太,再見。

賈特蘭老太太。——先生,再見,快回來啊!小路易,  
我囑咐你七點半鐘以前把他們都領回來啦。

路易。——知道啦,媽媽。(同卜郎都出去,他向卜郎  
都說:)大爺,我到小葛薩家裏,她跳舞跳得好  
棒啦,...

### 第三場

密茜，素貞，賈特蘭老太太，隨卽一男孩子。

密茜（沉默了一會兒）。——或者小葛蘭是一個跳舞家，但是素貞，賈特蘭比她跳舞跳得還好啊。

素貞。——啊！密茜，我們今晚跳舞跳個飽，我們倆兒把這一年的份兒還跳完啦。

密茜。——是的。

素貞。——你不要像上次似的那樣耍弄我啦，上次，你跳着舞，你同我說，跳完三圈以後，你要在大

衆面前同我接吻。

密茜。——我不是沒有麼？

素貞。——你作得出。

密茜。——今天晚上，素貞，我跳舞不同你講話啦。我連你睜都不睜。我們跳舞，我們不期的作出一致的舉動，真覺得快活呀。你注意過麼，奇極啦：在跳舞的同樣的步法裏，我們自然而然地作出同樣的事情來，好像我們兩個人預先定規好了似的。

素貞。——是的。但是，密茜，同善跳舞的人跳舞，同誰都是這樣。

密茜。——的確的，我同別的人們跳舞，也會是這樣的。但我心裏不想。同你跳舞，有一致的動作，不止是使我快活，還使我滿足。同你跳舞，不止是跳舞啊。

素貞。——實在，我只能同你真正的跳舞啊。

（沉默。）

一個男孩子的聲音從左方叫來：歐克賴先生！  
密茜（走向左方）。——這是我的鄰居。壁兒，進來。

璧兒。——這是從巴黎給你打來的一封電報。我約覺  
你在这兒....

密茜(拿起電報)。——啊，璧兒，多謝你。你真好....  
我知道是什麼電報，謝謝你。

璧兒(走去)。——再見啊！

密茜。——再見，璧兒。

(密茜看電報，賈特蘭老太  
太同素貞急向他跟前。)

賈特蘭老太太。——從巴黎來的麼？

素貞。——叫你走的電報麼？

密茜。——叫我走的電報。

素貞。——什麼時候....快說！

密茜(想了一陣之後)。——啊....今晚上走。

素貞。——今晚？

密茜。——是的。從昨天到今天早晨，我就等這一封  
電報。現在我不用等囉。他們寫給我說，禮拜一  
早晨，就是明天早晨，或者他們就要我作事情，  
因此，他們用電報通知我。

素貞。——你一點都未同我們說。



密茜。——素貞，是說同你們說：因沒有一定。我不想，說要走要走，使我們在昨天的曉聚，在這一禮拜天，掃興。我只收拾好我的行李就算了。

賈特蘭老太太。——你今天晚上不能走，這麼……

素貞。——你明天走。

密茜。——他們要我明天早晨起首作事。我能夠走，我就要走。只有七點半鐘一次車啦。我不能再遲疑啦。

賈特蘭老太太。——晚飯呢！

素貞。——哎，密茜，電報遲到了兩點鐘，你明天走得啊。

密茜。——電報的確到晚了，但照我走的時候，還不算晚，小素貞，早晚都得走啊！想着回來，快點走好啦！

賈特蘭老太太。——我就給你弄飯去！

素貞。——你的行李呢？

密茜。——你們倆個，聽我說。走是預定了的。時間突然的到了。我說這最好。

素素。——也不然。

賈特蘭老太太。——大急迫了！

密茜。——我的行李，我的外套，已經在我家裏整理妥了。我的事情都辦好了。賈特蘭老太太最好給我預備點輕便的飯帶走。我在火車裏吃晚飯。素貞同我，我們可以有工夫去找路易去，去到我家裏拿行李。

素貞(悲痛)。——隨即我們到車站去！

密茜。——是的，素貞。但我們時間還有！沒有什麼可悲哀的呀！依舊是很好的天氣，這一次的走，仍然，是要記入秩序單的！記入幸福的秩序單的啊！老太太，太陽還很旺，我不澆金蓮花啦。我請求你們從明天起每天不要忘澆，直到花開滿為止。

賈特蘭老太太。——放心。叫素貞在信裏寫你寄去。現下，我忙着給你弄飯去。

密茜。——隨便什麼都可以！

素貞。——不得啊！作點兒好的點心啊。媽媽，放我盡裏。

賈特蘭老太太(走進房裏)。——叫我相度着做罷！

## 第 四 場

素貞，密茜。

素貞。——哥哥，你走啊！

密茜。——我們不是已經規定好了麼，我們極真誠的  
接了一個吻以後，我們要笑嬉嬉地離別。你自己  
是很平靜地，很堅膽地，那樣說的啊！

素貞。——我自己都滿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麼。

密茜。親愛的素貞，你自己都不知道。最後這幾天，直  
到現在，你所着想的事情，就是我要走；你一從

車站回來，你就該想起我要回來啦！

素貞。——我沒曾想到你走，因為你在這兒....（靜默。）

早晨，我過路時，我僅僅能看見你，上午我滿心是希望，因為我知道你一點鐘要來這兒啜咖啡。

密茜，晚上你給我讀書聽！你發明了各式各樣的驚人的怪把戲；你寫了些好玩的打趣的信，用盡各種想不到的方法，給我送到郵政局去。我想到有一個密茜，就是在他臉上顯露不出來的時候，都專心一意的想念我，我說不出是怎麼快活啦。但現在....

密茜。——這就算完啦！但這不過是起頭！你作了太太以後的生活，你一點兒都沒有想過麼？....郵政局那些打趣的信呀！那些驚人的把戲呀！太太，同等待着你的那東西比較起來，那又算得什麼！若是你有想像力，請你只略略地夢想我們的旅行罷！

素貞。——那為期尚遠！

密茜。——你總會看的見，你總會看的見！當人們着實地夢想起來幸福，夢想起來美滿的幸福，夢想起帶翅膀的，帶各種翅膀的幸福，帶着最靈柔的最強硬的翅膀的幸福，當人們一夢想到幸福，人們幾乎連計算日子的工夫都沒有啦。

素貞。——啊！你回來的時候啊！....

密茜。——我回來的時候，天氣也是像今天似的這樣好。你會想到罷，我回來的頭一天早晨，我們就要去波揚磨房的牧場上去散步，照例我們去的那地方，那蘋果樹底下！我們要相視而笑，我們要一氣講到各種的幸福。我們要說說：好啦，好啦！從現在作起罷！現在作美滿的創始罷！現下才到了我們好的時候啦！現在我們要着手作我們的事業啦。我離開的這一年立刻的就要消滅了。我們今天離帶的春天，我們還要在今天把牠取回來。波揚的牧場，如同我們昨晚離開了牠一樣，蕪蕪開着花，好多的小白花，白楊的椏梢完全是棕色；只是，那是早晨，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是不是？

素貞。——是的！

密茜。——以後，你呢，在人們收拾房子的時候，你不是得書店裏去指導木匠同油漆匠怎麼作麼？...  
哎，我想我一定會得到雷九業那所房子；他可以找別的地方放他的防雨具....那地方很大，還靠近熱鬧場。我把間壁都打吊。我們在三樓要有一個比跳舞場還大的大講堂。

素貞。——叫他們全油成鼠灰色！

密茜。——是的。不然，白色也好！

素貞(沈默之後)。——啊！密茜，爲期尙遠啊！

密茜。——素貞，我不能再快啦。你知道，我今晚才走啊！

素貞(笑着)。——壞東西！

密茜。——以後，在這一年裏，我要來看你兩三次，在過節的日子，我要跳上火車。我早晨來，我晚上回去。

素貞。——待兩個月來啦，來過七月十四！

密茜。——或者。你，素貞，你要能夠來巴黎一闖，就是來一天都好！但你要很累啦！坐兩夜火車！

素貞。——我在火車裏睡覺！我第二天睡覺！若是媽媽願意，我去啊！我去啊！

密茜（歐着她）。——素貞！媽媽是會願意的。我為你請求她；你來，你同我在巴黎散步。哎，你把什麼都帶去麼？

素貞。——什麼什麼？

密茜。（像小孩子似的罵着）。——哎，譬如，你的好看的眉毛啦，那必須帶去，你好作驚訝的梳子，你好笑；耳朵上的那可愛的頭髮啦；顫動着的鼻子啦；要作出莊嚴的樣子的嘴啦；聲音啦；從喉嚨裏很溫熱的很寶貴的出來，時時像小鳥似的作出很可愛的跳躍的聲音啦；總而言之，就是那不用特別作而作出來的那些千千百百的樣子啊！

素貞（溫柔的）。——密茜。（他們接吻）都帶去！必須都帶去！

（她笑。）

## 第五場

同上人物，賈特蘭老太太。

(賈特蘭老太太拿着一個籃子，放在棹子上。)

賈特蘭老太太。——啊！好極，我聽見笑了！

密茜（向賈特蘭老太太）。——你的女兒完全不懂得

我走是怎麼一回事：她以為是很可悲哀的啊！

賈特蘭老太太。——孩子，容或是快樂的。但務必要



趕快的回來，從明天起就給我寫信啊。像你這樣的大傻子，不在這兒，是真寂寞啊！

密茜（他走到素貞在查看的籃子跟前；他估量着）。

——你在裏邊放的些什麼？

賈特蘭老太太。——請你到火車裏看罷。現在不要擺弄啦。你把這籃子給我們拿回來，你要是想起來的話，把我們的糖果缸也帶回來呀。

密茜。——好老太太！你自己說出啦！

賈特蘭老太太。——孩子們，我約覺你們得走啦罷。

素貞。——是的。我的帽子呢？

（她跑向房裏，進去一陣。她不在的時候，密茜同賈特蘭老太太互相說了些囑咐的話語。）

素貞（回來）。——有啦！

（密茜到棹子上取籃子。他拿起素貞放在那裏的襖衣來。）

密茜（吩咐的神氣）。——素貞，你今晚得去跳舞啊！

素貞。——密茜，不去啊！

密茜。——孩子，必得去。我要叫路易同他的朋友把

你帶去啊。賈特蘭老太太，是不是她得去呢？

賈特蘭老太太。——但是得去啊！你不應當像心裏有苦痛似的滯在家裏啊！

素貞。——我已經沒心跳舞啦。

賈特蘭老太太。——你不要跳舞。去散一散心。

密茜。——不，不，她得跳舞呀！素貞，你跳舞，你使我高興！我在火車裏可以說：她跳舞，她笑，她不悲哀，她已經想着她要接到巴黎的來信，她心裏在打算給我寫信呢。若是你不去呢，誰能把這跳舞會的事情給我講？但你得去！你說！

素貞。——我或者去。

密茜（快活）。——得同我定規一定！不然，我想像不出你今晚的樣子。我在途中一定要不耐煩啦。就是和有趣的人同車，我也用不着。

素貞（微笑）。——我說不定。並且，我的襯衣還未作完。

賈特蘭老太太（瞅着襯衣）。——作完啦。還哪兒沒作？

素貞。——袖口還沒縫....

賈特蘭老太太。——我給作。密茜，她去的。我繼承你了。你們去罷！

(她把他們推向左方。)

密茜。——啊！賈特蘭老太太，同我們接吻！

(他在左方不見了。)

賈特蘭老太太(在後台口上)。——好啦！好啦！小密茜，再見啊！

密茜。——賈特蘭老太太，再見！再見！

(賈特蘭老太太回來，偷偷地擦淚，隨後，走向棹子前，匆忙的，歇了歇襯衣，隨後縫起來。)

—— 幕 ——

## 第二幕

結婚後的卜郎都同素貞的樸素的家庭。  
左方，一個帶門廊的出入門。後方，對着廚房開着的門。帶格子的傢具廚，籐椅子。卜郎都的放大的像片。些個別的照相片，放在一個天鵝絨的小匣子裏。帶着紅線的橢形銅牌的上邊，掛了竹刀同手槍。中央一個棹子。右方，在屋中斜穿着掛着的繩上，晒着些飯巾同手繯兒。開幕時，素貞在棹子的右邊熨衣裳。

〔 30 〕

卜郎都倚着棹子的左邊，向着聽衆坐着，  
注意的看報。他的副官的軍服，同放在  
棹子上的他的軍帽，是袞冕堂皇，與其  
餘的東西，是儼然不同。

## 第一場

素貞，卜郎都。

素貞(靜默了一會兒之後，放下了熨斗)。——阿曼，  
勞駕，請你到火上把那一把烙鐵給我拿來。你  
把一個放在那兒。

(她忙着把前邊的洗的衣服鋪好。)

卜郎都。——幹嗎？哎，等一等。

(沉默。)

素貞。——那麼，我自己去囉。

卜郎都（不過意）。——不要！我去啊。

（他起來，提起烙鐵，從後方出去了一陣，拿着熱烙鐵回來，放在素貞前邊。）

素貞。——謝謝。

卜郎都（重坐下）。——我不知道現在我看到哪兒了。

素貞。——我對不起你啊！我不能把你的心給完全吸引住。明天，從郵政局回來我要去看小孩子去，所以今天我必須把東西熨完了。因此....

卜郎都。——我總不明白你爲什麼歡喜洗衣服熨衣服。你母親已經說過好多次她給你洗囉。

素貞。——我客氣實在是很不對的，是不是呢？我把我的孩子交給媽媽打理，已經夠了，我的洗的衣服，我還能給她，使她同她的衣服，路易的衣服，小孩子的衣服一同洗麼！

不，不，我的要洗的衣服我才不給我媽媽呢。

卜郎都。——那麼，送洗衣房好啦！

只幾文錢... .

素貞。——只幾文錢啊！但是，我們只值這幾文錢！

等你當上了護林隊的士官就好了，哎！但那又不是一天兩天能作到的！

卜郎都。——已經等了好久了！

你一定要非難我，說我不走運！

啊！這一次攷試我要一定成功！攷這一次試我已不高興啦。但是，早晚，我得趕快想法子，脫出這可恥辱的境遇啊。

素貞。——你，你不幸，是因為你的勇氣沒有而你的慾望太大。

卜郎都。——我的勇氣！我的沒勇氣怎麼！我沒有拚命的用工麼？辦完公事，我沒有拚命的用功麼？

素貞。——若是你把賽馬的工夫，用了一半去準備你的攷試，你雖沒有什麼天分，我說你總會成功的。

卜郎都。——我把時間消磨啦……

素貞。——這一禮拜，我連兩次的默書都未能叫你做呀。

卜郎都。——你說我賽馬不好啊！啊！這是多餘！素



真，你注意：你沒有信心。你得知道，我賽馬，我們賽馬，是爲的要贏幾個錢啊。我到不是怎麼的喜歡。

素貞。——啊！你愛賭。你不要辯證，你愛賭，你愛作無窮的奢望，想不費力得幾個錢……

卜郎都。——不費力！我的所有的統計！我的一切的計算！我的所有的實地經驗，有些晚上你自己不是都參與過麼？那些事情，都是消遣啊？

是的，或者，我喜歡賭。但我不是爲賭而賭。量度機會，按情形應用我的方法，下定決心，我以爲這也是用功。我老實同你說罷，我最喜歡撞台球，同預筆攷試一樣。

素貞。——瞅着你成功呀！

卜郎都。——早晚總是得成功的。那是一筆帳。到了好多利益到家的日子，輸贏能平均就夠了。

素貞。——損益總不會平均，總不會。第一，贏錢贏的多了，我們就要和朋友們大吃起來。

卜郎都。——啊！那只有一次！

素貞。——我們用弔的錢，決不是賽馬贏來的。

卜郎都。——是麼！

素貞。——不是啊！我們過的很苦，就是明證；我們還負有很多的債。有我賺的錢，有你的薪金，若是不賽馬，我們會很安樂。

我可以用一個婆媽，或者用一個管家婆。

卜郎都。——你作夢！你用婆媽罷，隨你便！你用女護兵都可以！（沉默。）

你若是想用女僕，你沒同密茜·歐克賴結婚，你真是失策哩。你可以有一個老媽子。你可以在舖子擺起駕子來。

素貞。——你真要我得回答你啊。你總講這些多心的話。

（沉默。）

卜郎都。——提起來密茜，我到底要問一問你，禮拜日我們到你母親家裏，他要來那兒不來。

素貞。——他回來已兩個月了，我們才會過他三回。你不高興會他呀？

卜郎都。——是，那使我不高興。

素貞。——我覺得你沒有什麼可以指責他。

卜郎都。——沒有。他是一個完全人；我不喜歡他，大概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完全人。他回來的時候，他最好是走開。他不向我握手，他不作那種漂亮的賭徒的神氣，他不口口聲聲說是你的總角友，是你的大哥，那才至好不遇啦。

素貞。——密着沒有什麼神氣啊！他老是一個樣兒，他很率真，他說話很爽直。他那個人一定不能叫他走開。我已給他寫信說，我要永遠當哥哥似的愛他，我總不會另一個樣兒愛他。

他總算是這家裏的人，他怎麼會不來呢？就是你不願意，媽媽，同我的弟弟，同我，是非常高興見他啊。

我們在那裏的時候，他不到那裏來，沒別的理由：容或他還仍然愛我。

因為他是我舊日的未婚夫，你不高興罷？

卜郎都。——啊！完全不是！我討厭他那個人。他那種人。我在兵營裏看見好些像他那樣子的人。我訓練過……

他對待我的那種樣子！好像他是我的上憲！

他知道我什麼？他只知道我沒有考上士官呀？他實際不知道我值得多少。

素貞。——你常了就可以使他知道啦。實在，他不大知道你；他寫信，有一次，同我說過。他又說，你不應當是生人，因為我既然同你結了婚。

卜郎都。——啊！他寫那樣的話！

（沉默。）

你得知道，那個小子，對我是毫無關係；但我覺得他有點發驕氣，以為自己有破書，有思想。

素貞。——他喜歡書，他有很高的思想。

卜郎都。——也許。無論怎樣，他實在沒有和我相同的地方。

素貞。——是沒有。他不大知道你，你更是不知道他的...現在你沒有事情作，你再去給我摸一摸烙鐵去擺？

卜郎都（做着素貞要他做的事。）——現在我得到隊裏去啦。今天我不賭啦。我弄不好這個小馬。（歇報。）就是我不賭，但賭的事情，我已完全

明白了；因為要贏錢。

素貞。——你就是那麼說？

卜郎都。——上尉給我一個路易叫我賭一匹馬，那匹馬贏不了，決不會贏的。這二十法郎我賺下啦。

素貞。——你不賭啦？

卜郎都。——王八旦才賭呢。

素貞(驚訝。)——啊，阿曼。

卜郎都。——上尉中意上馬的名字就下錢。除了馬的名字，他什麼都不想知道。今天的馬叫作西達哥。西達哥這個名字使他迷的入神了。

素貞。——阿曼，你把上尉的賭金給他送去擺！

卜郎都。——哎！用不着！時常，老馬碰着良馬都會贏的。但是西達哥呀！候補都是倒第一的貨，徒弟才騎呢。賭他真不如放上一個路易賭拍子車。

素貞。——說不定！這種作法不誠實！你幹罷！你淨給人辦些個這種事情！

卜郎都。——怎麼，不誠實！有什麼危險！總而言之，是我自己的事！

我給你講這些話，是我的大錯！

素貞(走到卜郎都跟前，把手放在他肩上)。——哎，你既然同我講通了，阿曼，請你把賸錢送去罷，你不送去，我就不活啦。你若是不願意因為我那樣做，請你看我們小麗哥的面子。

卜郎都。——好啦！既然你這麼說，我就去把這二十個法郎送到舊馬厩處。事情不像你說的那麼利害。

素貞。——啊！你就去罷！

卜郎都。——我就去。靈了頭，爲什麼你爲這點小事這麼慌呢？

素貞。——不，並不是小事罷！

卜郎都。——就去。到時候了。我得趕快到營盤去。刷一刷衣服。

(他從傢什廚上拿着一把刷子，刷龍身。)

素貞。——你先到鳩連的家裏啊，辦西達哥這件事。

卜郎都(不耐煩)。——知道了！

素貞。——等等，我給你刷後邊。(他刷。啊！你褲上

有一塊黑點子哎。

卜郎都。——當真。我在什麼地方弄的呢....

素貞。——我知道啦：你給我取烙鐵時在爐子上楂的。

卜郎都。——是不錯的。怎麼刷都刷不弔麼？

素貞。——等一等....

(她急忙跑向後方，拿一個瓶子，一塊破布回來；她蹲下，給卜郎都搽污點。)

我真不該叫你給我取烙鐵。

卜郎都。——傻孩子，當然啦。你說是不是：穿軍服的兵，月梳裝打扮好了的女人一樣。不應當叫他到爐子上楂去。擦弔沒有？

素貞。——擦弔了。

卜郎都。——素貞，再見。擁抱我！不生氣啦？

素貞(倦意)。——不生氣啦。

(她擁抱他。)

卜郎都(不放她。)—你是很知道罷，同你生過氣，同你吵過帳。我很不好離開你呀？好像我肚子

裏有一塊石頭墜着似的。我對什麼都有趣味。

素貞。——當真麼？

（她慢慢地抬起眼睛睜他，

給了他一吻。他們擁抱。）

卜郎都。——他媽的！我很知道事情不是想辦就辦到的。我沒走好運。我很知道我不是完全啊！可是誰是完全的呢？但我始終是好意，我總是為得我的利益活動，你知道麼？（沉默。）說？

素貞（沉默）。——是的，寶貝兒，是的。你去啊！

（他出去。素貞把搭在繩子

上未拿下的三五件衣服取

下來，隨即把繩子摘下。）

卜郎都（在後台裏）。——是的，我出門，但是沒什麼要緊，請進來！

（密茜同卜郎都進來。）



## 第二場

同上人物，密茜。

密茜。——素貞，好，一向如何？

素貞。——啊！密茜！你好。

（她走到他近前；握手。）

密茜。——我在你門口過，總想進來滯一會兒。

素貞。——好極啦！

卜郎都。——剛才我們還談到你呢。

密茜。——真的？

〔52〕

素貞。——啊！偶爾地....

卜郎都。——我們談論....我們談論到書。我說我們大概真沒有多少機會能利用到你的圖書館了。這次考試完畢如果我立即接到委任，我們馬上就要離聖潔集。

（素貞，臉上覺着不過意，  
裝作整理洗好的衣服。）

密茜。——你幾時攷試？

卜郎都。——三個禮拜。

密茜。——無論你們到哪裏去，我都很可以想法子把我的書給你們寄去。

素貞。——密茜，你的書店開張了麼？

密茜。——從禮拜一起。麻煩極啦。

卜郎都（向密茜）。——對不起你；我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得走啦。

密茜。——哎....我也走，我只在這兒過路，我要走啦....

卜郎都。——你不要這麼忙啊！

素貞。——密茜，阿曼該走啦，但你在這兒滯一會兒，

你剛來。

卜郎都(向密茜伸手)。——失禮失禮。

密茜。——那麼，再見。改日的禮拜天裏。

卜郎都(出去)。——就這麼辦。

### 第三場

素貞。密茜。

(密茜瞻望全室,素貞把  
熨衣板送到廚房裏。)

素貞(回來,向密茜)。——密茜,我慚愧極了。你頭  
一次到我這兒來,你就看見這家裏這麼亂七八  
糟。

密茜。——哎,不亂啊。

素貞。——是。方才我熨衣服哩。

密茜。——然這是素貞的家裏，...

素貞。——密茜，不要看。不要看牆上有的東西。這都是一時的啊。這都是，阿曼在營房住着的時候，從他房間裏拿起的啊。

(密茜掀着傢具廚的架子上擺到着的書，素貞用眼睛隨着他。)

你認識這些書麼？這通都是你給我的書啊。

密茜。——是的，...告訴我！我或者不應該到這兒來罷？

素貞。——啊！密茜，不然啊。怎麼不應該。我感謝你呀。

密茜。——我來會叫你男人不高興。

素貞。——啊！決不會！他怎麼都可以。請坐！

(她自己坐下。)

密茜(坐在她前邊)。——素貞，我一回來，我就想同你自己一個人會一次面。今天幸而見着真是出人意外呀。

素貞。——我也是很想見你的。你知道，我一有工夫，

我就跑到媽媽的家裏，到我的小孩子的跟前去。我常常希望能在那兒遇見你。但不湊巧，總遇不到。於是我就等你的書舖開張。我要早晨到那兒去。我要……我預先想知道你信裏沒有講給我的事情，還想要知道你信裏講給我的事情是否是真的，你對我到底有沒有恨意……我所作的事情……在你覺得…算不算負心。

密茜。——素貞……

素貞(遮住他的話)。——哎，我還沒口頭請你的饒恕呢，我使你受了很多的痛苦，我的確使你很痛苦呀……

密茜(敲着地沉默了一陣之後，向她拱着身。)——素貞，你幸福麼？

我馬上就想問你這句話。說：你幸福麼？

素貞(低聲)。——是的。

密茜。——果真？

素貞(用力說)。——密茜，是的。

密茜(他站起，開步走)。——那麼，我的靈愛的小素貞，我還要你怎麼？我要原諒你什麼呢？

有一個時候，我痛恨我離開了此地，我照着一般的慣例，把立身的計劃同結婚的計劃捏弄在一起。

我應當是預先結了婚，你同我到巴黎去，或者以後找我去。我們可以在那裏作一種學生的生活。但略微的想了一下，立刻間我覺得還是自己走好。我們須受過這一種折磨，你無論怎麼都要受這一種折磨才好。

素貞，你永遠是知道我。你與你弟弟在一同的時候，你或者不大記得，但你與我在一同的時候，你總記得罷。從你會走直到你二十歲，沒有一雙鞋不是在我旁邊穿爛的，從家裏跑到學校，從學校裏跑到家，禮拜四到舊跑馬場裏玩，在公園跑，以後，在沒有跳舞會的時候，我們跑到路上，跑到鄉間去。

我同你真好極了。在我們裝爹媽玩的時候，你就起始同我說你愛我。以後，在不玩的時候你都說愛我，到了那時候，素貞，你是從心說的。你心想，總那麼好，那麼熱，那就是那麼，就是戀愛

啊。在你覺得，好像密茜這一個名字，就是天的啓示，就是不預期的幸福呀！到是你時常同我握手，但我一握起來你的手，好像是我使着你很煩亂似的....

（沉默。——素貞，手托着腮，釘釘地往前瞅着。）

當我接到了那些虛假的信，我從信裏看出來你已經改變了樣兒的時候，特別是，最末尾，你哭着罵你的煩亂，敍罵我的苦痛的那一封可紀念的信，我預先就說：他已經不愛我了。以後，我想着我們的事情飄蕩了好久，我遂明白我不應當說：她已經不愛我了；應當說：現在她有了愛啦。

素貞，明明白白，你對我只有一種親密的平靜的情愛。如果我真占有了你的心，在我剛剛走，我每天還給你寫信，這僅僅數月的工夫，誰能夠，這麼樣的，把你的心給拿走了呢？

（他挺立在卜郎都的像前。）

我的老素貞，你原本不愛我呀。



素貞(沉默一會兒以後，煩亂的。)——你 只是說我。

可是呢？在你那方面呢，也是一樣罷？

密茜(曖昧的)。——我呀？當然啦……我寫信不是同你說過麼？素貞，總會是一樣的……

坡，我看見你這兒沒有花。我若是早知道好  
嘍！我現在有薔薇花。你依然喜愛花麼？

素貞。——啊，喜歡啊！……我到是有花，依然喜歡啊  
……我到媽媽的家裏拿去。

密茜。——你應當要求你的男人給你弄一個書架子  
放書。我慢慢地送書給你。三四塊橫板，兩塊立  
板，用油刷子一油就得啦……他喜歡幹這些事  
情不喜歡？他讀一點書不讀？讀書不讀？

素貞。——啊！讀啊！當然讀啊！他極歡喜啦……並  
且，我們要有藏書室啦，他是同我一樣的寶貴藏  
書啊。

密茜。——當然麼？我真高興極了。但是還有一點兒  
憂懼……

素貞。——只是，時下，他要改試了，我想着走。

密茜。——這一回，他一定致上啦？

素貞。——我的上。啊！我的上！我們自己覺着很有把握。

密茜。——我麼，郵政局你不幹啦？

素貞。——自然不要幹啦。我要在家裏滯着哩。

密茜。——小孩子也帶去麼？

素貞。——帶去。我們生活稍微接置了以後，就叫他去。

密茜。——起首的待遇是很薄的罷？

素貞。——很薄的，但我們可以享受好多的小便宜，房錢呀，賞與呀，還有些別的罷！

密茜。——結局，是過的去；可是現在過的去麼？馬馬虎虎的過得去麼？

素貞。——密茜，但是總過得去……總過得去的。

密茜。——素貞！你回答了我這些安心的話，你總好像爲難似的。同我說不好意思啊？不是麼？

素貞。——密茜，沒有啊。

密茜。——你得明白啊：無論有什麼事情，無論到了哪一步田地，我待你總不會有另一個樣兒，總不會比待往日的小朋友素貞不同，你的身事，你倚

生活，我不能詳詳細細地問你，我心裏要講的話，不容我隨隨便便的都講給你聽，是終不可能的啊！啊！當然，不在大眾面前啦……

但是，如果，你若是覺得我的話討厭，或者你不能同我意見一致，那真要使我苦痛極囉……

素貞(躍進)。——我的親愛的密茜啊！

(她吻他的兩頰。)

密茜(也同她接吻)。——啊，在我回來的時候，我心裏滿沒有想到：『我得怎樣同她講話呢？我同她說什麼呢？她該怎麼樣呢？』我想像不出一個新的素貞，我想像不出我同素貞講話全有另一個樣子。

素貞。——那麼，密茜，你在巴黎比預定多滯了六個月，不是因為我呀？

密茜。——不是因為你，不是的……是因為有好多的情由……我在巴黎滯着，是因為……是因為……我沒有強制定期的必要……你知道，我能多滯些日子是很有好處的，所以我多滯了。

素貞。——有人同媽媽講你要在巴黎在落戶啊。

密茜。——啊！

素貞。——是的。我現在同你說罷：在那個時候，我很怕你，把你在聖澗集作的計劃，完全打消了....  
我很怕是因為我。

密茜。——不會的，你看，書鋪開成了，同我想的一樣，在雷九業的舊址。

我作的事情你只管看罷...你一看就知道啦。

素貞(難為情。)——你快活死啦？有好些人來麼？

密茜。——還很少。剛剛布置好。啊！我不着忙：圖書室的廣告我還沒有起首作呢。——很不好作有很多想都想不到的困難。須放長工夫，須努力去作。——但我怎麼說了我要怎麼作，我說出來，我就要完全作的到。

(沉默。)

素貞。——我呀，我要離開這兒啦....

(沉默。)

密茜。——你喜歡在聖澗集滯下麼？

素貞。——是的。

密茜(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大步在舞台上走來走去)。

——你不要把賈特蘭老太太也給帶走啊，我希望你。

素貞。——啊，不會。就是去，也得以大後....我相信她不願意去....路易要在此地結婚，在此地長住....

密茜。——好極啦。這可以保證你常常到聖潔集來。你要來看我們來....第一，賈特蘭老太太要看她的外孫兒。你得給她送來；這是她留你住的一種方法....你們或者離這兒不會有多遠罷....

素貞。——我希望是。

密茜。——素貞，年還青的人，像我這樣的，愛上你同路為那樣的年歲相同的人，至少是一種幸運啊。能夠想到還可以同他認識好多年，跟他們好多年，好多年同他們見面....知道他們同他自己同時在這世界上，無論就是在多少個月多少年以後，都能夠招呼他們，跑去應他們的呼喚，至少是幸運啊。這是人永遠想到的。想到這點，是至好不過啦，可以使人們安心，使人們有元氣。

素貞。——是啊！

密茜。——在我們這年令，除了自己真願意離開的人們而外，是總分離不開的啊！

素貞。——密茜，是啊！

密茜。——....除了互相能忘弔的人們而外....

素貞(起火性)。——是真的，只有能互相忘弔的人們能分開；別的人是不能夠的....我們分離不開啊！

密茜。——大概是罷？

(有人打門。素貞去開；郭三進來。密茜瞅着素貞的書。)

## 第 四 場

同上人物,郭三。

郭三(進來,暴躁的)。——太太,安好。卜郎都副官的  
公館是這兒麼?

素貞。——是這兒。

郭三。——副官在家麼?

素貞。——不在家,到營房去了。

郭三。——我從那兒來的,從營房來的;他沒有在那  
兒啊。

素貞。——他也許還沒到罷，他剛剛走了不大一會兒。

郭三。——他又逃之夭夭啦。真是開玩笑。

素貞。——可是你找他做什麼？你是誰？

郭三。——我是郭三，是龍旗隊的酒保。你是卜郎都副官的太太麼？

素貞。——是的。

郭三。——那麼，你該很聽見他講到我啦？

素貞。——沒有。

郭三。——哎，你要知道，你的男人。欠我九十四法郎又五十仙。勞你駕告訴他我今晚就要。你知道了麼，今晚，滅燈以前。不給我啊，我也或就去告訴他的隊長去。我認識隊長，十年前我作過他的馬弁。

素貞——可是，你……

郭三。——太太，是這麼回事：半個月以前，你的男人同我們那兒的一個老總到我的酒館裏吃酒。我看見你男人同我們那位老總兒講論賽馬。我問他說：您認識聖澤集的那一家售馬票處麼？他同答我說：‘認識，如果你要賭馬，你把賭錢交我，



我給你送去；售馬票處不願意有好多人到他那兒去....

素貞（撇着密茜作出驚訝的神色）。——我的男人今晚一定到你那裏去....

郭三。——容我說啊！第二個禮拜，我到卜郎都副官那裏，我交給他十五個法郎賭一匹馬。啊！總不會有錯！我的賭金在紙上清清楚楚的記着呢，太太，那匹馬贏了。

素貞（同樣）。——今晚上我一定叫他到你那兒去...

郭三。——聽我說啊！聽我說！馬贏啦。五個法郎贏三十一個法郎又五十仙。我該得九十四個法郎五十仙。五天以前你的男人就應當給我送去。我足足等了他兩天，以後我才想找他來。但總沒有碰到他。找不到他了。我給他留一個字，他也不回答我。（大聲）那麼，我怎麼打算啦？你願意我告訴你我怎麼打算麼？

密茜（前進）。——別說啦，得啦！你很知道，同太太怎麼講也是沒有用。我是卜郎都副官的朋友。我知道他今天一定找你去。你知道麼，他要當士官

啦……

郭三(驚駭)——啊!

素貞。——他這些天很忙，他想不到你爲幾個錢哭  
啊。

(他轉回身去。)

郭三(走向門口)。——啊!不是來要錢。我是來講理  
來啦。太太，請你告訴他說：我只是一點驚異。我  
信的住他。我不知道……

(他出去。)

素貞。——哎，我告訴他，我告訴他!

郭三(在外邊)。——太太，再見啊!

## 第五場

素貞,密茜。

素貞(她坐下,胳膊憑在棹子上,雙手托着臉)。——

啊!密茜,我慚愧極啦!

密茜。——你不知道你男人他.....

素先。——知道我不知道這一件事。但以外還有呢..

..(衰頹。)我不個願意你知道!密茜,密茜!我的  
生活是又醜又可憐呀!

(她靜靜地哭。)

密茜(向趙低頭)。——素貞!真豈有此理....

素貞。——方才，你以為我不好意思講出我的滿足，  
我的幸福。是的。我真不好意思啊!但我不好意思  
向你扯謊。我不幸福啊。

(長的沈默。)

密茜(感動)。——是他不愛你麼?

素貞。——是。

密茜。——可是你，你不....

素貞。——我不知道，知不道了....(低聲。)可是我  
覺的我沒有他不得。

密茜。——啊!....(沈默。)

可是，你尊敬他麼?

素貞。——有時....

(沈默。)

密茜(抱頭)。——啊!告訴我，怎麼，怎麼，....

素貞(哭慟)。——不應該叫你知道....

密茜。——我走以後他就來你們的家裏;他常常來;  
幾乎天天晚上....

沒有女人的家裏他們不去。他們只專心這

一件事。他們去酒館裏，都是爲的女會計；或者是爲的使女....

素貞，他吊你的膀子；這就叫作吊膀子啊！啊！沒有人這樣亂七八糟的同你什麼都說罷，沒有人這麼烈火似的讚美過你罷。沒有人這麼大膽的奉承你罷。

你說？是不是這樣？

素貞。——密茜，請你不要以爲他是玩弄我。以後他真迷上我了，迷的很利害。他愛我，他真愛我。他把我迷昏住，他吸引住我，他迷住我的眼睛，他誘惑住我，並不是有什麼作用，乃是由於力量，由於忍耐啊....

密茜。——由於他對你有一種情慾....

素貞。——我央求你，你不要說啦。密茜，你原諒我罷。有一個時候，我把經過的事情瞞着不叫你知道，在那個時候，我應當叫你來....

媽媽不願意我嫁阿曼；她講給我聽各種的道理，她講論你。她說的話完全是真的，是對的啊。密茜，她的話我明白，但聽了她的話，我又哭

又鬧啊。我以為阿曼的所有卑劣，以至於他的缺點，只是使着我越發的同他結合，使我在媽媽面前，在我自己的面前，有保護他的義務。我結了婚，我趕快的結了婚。阿曼，他自己願意等到當上了士官。但我不願意啊。是我着忙，因為我中意，我很怕不會永久的中意啊。以後呢，以後，我覺得完全被他束縛住，動都動不得，我起始作我不喜愛作的生活，密茜，到那時候，我想着你哭，我都莫明其妙我作了些什麼事情....

密茜。——悲哀死啦！

（沉默。）

嚶，我也是，我想着你哭啊。方才我重複的同你講的這些話，我向自己也講過，但終是白講。方才我想起來了能證明你只當哥哥愛我的那些個追憶。素貞，還有別的追憶啊，還有別的啊！

（他轉過身去，背着她拭淚。）

當真，有一個時候，我想在巴黎落戶啊。

素貞（哭着）。——啊！我的可憐的密茜！

（她向他一闖，埋頭在他肩窩裏。）

密茜。——我們不走運！

不要哭了。別叫人看見你哭。把你的手絹給我，素貞，我給你揩眼淚，如同我們在小的時候一樣。這就游罷！我還可仍然同你在一起！我可以幫助你。我能永遠幫助你。哦，是不是？

素貞(悲哀的向他微笑)。——密茜，是啊。

密茜(走起)。——素貞，我再問一問你：至少，你的男人待你好麼？親切麼？

素貞。——好……有時候還好……可是不親切啊！他自己不想作什麼事情。得我求他。我說不出他是一個壞人……啊！不壞啊！

密茜。——我不怎麼知道他。我對他沒有……一點兒同情；但他的確有他的好處。我知道他愛他的兒子。

素貞。——他崇拜他的兒子；一提起他的兒子，他很得意。

密茜。——你母親，我去看她的時候，總不對我講論到他。可是我以為我明白了，她覺得他利己。

素貞。——媽媽不愛他。的確是，他利己，懶惰，專橫，

和小孩子一樣。

密茜。——你真想他孜孜的上麼？

素貞。——我說不一定。

密茜。——他賭馬啊！

素貞。——是的。

密茜。——利害麼？

素貞。——利害呀！

密茜。——他輸麼？

素貞。——密茜，輸啊。他借錢，真愁死我嘍。

密茜。——素貞，得絕對禁止他。勿論怎麼！你管不住他麼？

素貞。——我時常使他應承不賭，但他偷着賭啊。以後他才勢逼着向我說他輸了，他求我原諒。他向我扯謊，他向他自己扯謊，聲稱他用意高尚。他當軍人當慣了，學會了用嘴來騙自己。

密茜。——究竟，你怎麼辦，你同他怎麼辦呢？我要知道！總會有些日子……你一點都不愛他麼？

素貞(着想)。——有些個日子我待他很辣很刻薄。

但又有些日子，我很看的起他。他的弱點，



以至於他的缺點，都使我覺着可憐。我要原諒他，我要盡全力給他辯護。

也得說他沒有走好運：他賴模糊地認識他的父親。他的母親除了給他結漂亮領帶，說他將來會是很漂亮而外，總不大管他。他直游蕩到他十八歲入伍的時候....

好像我現在對他的生活感出了一種責任。好像我把他過繼過來似的。結果，我越懊悔，我到越同他接近起來。我自己想：至少，我得愛他啊....

密茜(想)。——你離不開他。

素貞。——是的....這真是戀愛麼？

密茜。——戀愛有好多階級，有好多形式。

(沈默。)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們中間有好些什麼聯繫。

(好像向自己說)是些很堅實的連繫啊，就是受傷受辱....

並且，有一個最堅實的連繫，對你是寶貴

的，是輕的：那就是你們的兒子。

（長的沈默。隨後，他

長嘆息斷然的起來：）

素貞，就這麼辦，既然是這麼樣。因為我們  
斷須在打好的底子上建設，你無論怎樣都必須  
築成一種幸福，築成同他在一齊的幸福。你懂  
麼？

（素貞作懷疑神氣，搖頭。）

感謝上帝，什麼方法都可以找幸福，因為愛  
的方法是很多的。

第一，你要看出，你要知道，你到底愛他的  
什麼地方，你懂麼？他有他的長處你離不開他，  
他有的地方配得你使你離不開他，你離不開他  
的感情，你要絕對的把他培養起來啊，啊！人是  
總有些長處的。

素貞。——的確。

密茜。——你並沒有向我說過他很會打理人。但我知  
道你始終是愛他。我知道他求你饒恕，在他輸  
了錢的時候，當他不守約的時候，使你為難的時

候....

他的長處，就是他是一個小孩子。方才你所講到的那個孩子啊，...

但你不應當十分拿他當小孩子看：他已有大人的威勢了....可是，同我在一起，你是孩子啊。

素貞(慢慢地講)。——嬌生慣養的小孩子....

密茜。——我的可憐的素貞，你白當媽媽了，你的確還未有養成使你感到你是一家之最溫順的最智慧的那一種習慣。

素貞(儒怯的抗辯)。——啊！看是怎麼樣！

密茜。——明明白白的，在這一家裏，你是最有力量的，你能抵抗生活的困難，去創造幸福。實在，這位丘八的實力都比不上你。以先，你很嚴苛的判斷他，素貞，但他終把你感動了，因為他是軟弱的，他比你軟弱；現在你獻身給他，因為....因為他是你的男人。

素貞。——的確全都是這樣。

密茜。——但終沒有什麼可失望的：為得你自己，為

我們大家，你必須得強有力，努力奮鬥，幸福，要  
幸福。素貞，你應當把這個小孩子管住……

素貞（擋住他的話）。——終非容易啊……

密茜。——你必得！你隱忍着的眼淚，就是讓他看見，  
都不要緊。你必須用一種堅決的溫情，利用他自己  
的虛榮心，管住他。素貞，我幫助你！啊！我自  
己也有責任，現在我不怎麼苦痛，我只感不安。  
必要的時候，我作他的朋友；必要的時候，我要  
參攷你們的事情；他要恨我，他就恨我，但我  
要幫助你！第一，要絕對禁止他賭馬，禁止他給  
馬票處作買辦。如果他硬幹，還是危險。但他的  
確不會硬要幹，他是受了最壞的引誘，犯了最壞  
的災難，所以他……（他黑起臉來，表完了他的  
思想。）啊！我的可憐的素貞！……

你母親看出來你不隨心，她說不清是怎麼  
一回事，很掛念着。她是同我勸過！

素貞（驚駭）。——當真麼，密茜？

密茜。——她結局要問你的，也許，方才來這兒的那  
一羣人結局去她那裏都不定。

素貞。——啊！我的上帝！

密茜。——素貞，這些話都講給你男人知。如果還不  
成功，好啦！我同他說，或者找你弟弟……

素貞。——密茜，他會聽我說的。他一定聽我說。

密茜。——你們兩個吵過架麼？

素貞。——吵過。

密茜。——不應當！想到這裏，使我比什麼都清苦啊  
……每天，多多的同他講，常常的同他講，毫不  
客氣，利利害害的，但不要譏諷，不要責難，那  
麼，你就會有實力了。咳，素貞，你應承我麼？

素貞。——密茜，我應承；我要用我的全力。

（沈默。）

密茜（拿起帽子來）。——我得同素貞相見，我知道了  
她的地位，她的情形，現在，我要走啦。這一些事  
情，我還要好好地想了一想。

素貞。——最近我們還要見面罷？我看你去。

密茜。——一定啊。這禮拜以內……

素貞。——是的，一清早。

密茜（沈心）。——就這樣……我去啦。你還有什麼問

我的沒有？

素貞。——沒有。啊！可是不要因為我悲哀啊。

密茜。——沒有什麼為難的事，同我說啦？

素貞。——沒有啦，我的好心的密茜。

密茜（猛然）。——素貞，素貞，告訴我實話：卜郎都今晚送錢給酒保郭三去麼？

素貞（難為情）。——....密茜，送去的....一定送去。

密茜。——他有這種錢麼，你準知道麼？啊，你最好同我說。同我說！他有錢沒有？你們有錢沒有？

素貞。——密茜，有的....總會有的罷....馬上到月底啦，我....

密茜。——啊！糟糕。你真糟糕！你什麼都不同我說就叫我走！

（他從錢夾取出一張錢票放桌上。）

素貞（想止住他）。——密茜。不要，不要。我不要，決不能要！

密茜。——嚶，沒有什麼：那個人來的時候，正趕我在這裏，就是卜郎都知道，也不算什麼壞事。你們

能還的時候就還我。

素貞。——密茜，不要啊！

(她向桌上取銀票遞交還密茜。但

密茜拉着她的手拉她向門口。)

密茜(已到了外邊)。——我的老素貞，再會！再會！

—— 幕 ——

### 第三幕

佈景如前幕。



## 第一場

卜都郎，素貞。

(卜都郎跌坐在椅上，胳膊肘支着膝蓋，兩手抱着頭。素貞站在他傍邊，倚着桌子。)

卜都郎(沈默之後)。——我總想離開這地方。

我要報名，放稅關。

素貞。——你報好啦。你說了有八天啦。但你還沒

認真的把必要的手續探問好。

卜郎都。——因為我覺的什麼都沒有味。

素貞。——時間不要再錯過啦。你頭一次落第以後，  
你那年不轉向稅關的方面來，已是很可惜了。護  
林隊士官的攷試對於你是過於難囉。

卜郎都。——難透了。有人情的到不難。我跟你說罷，  
攷試不過是一個形式。

素貞。——哦，孩子，不要想了。我拿現在的階級進稅  
關好哩；你終會當上士官的。我呢，我到你那地  
方法，暫時在郵局作事。

在那以前，如果再有人在營盤裏招呼你做  
“中尉大人”，你置之一笑，那麼，他們自己就會  
覺得無味的。

卜郎都。——啊！若是只有那一宗事啊，好極啦！

素貞。——還有別的事情麼？

卜郎都。——倒霉的事情是一齊都來的；人們碰了釘  
睡覺是最好啦。

素貞。——有什麼事情？人們懲戒你麼？你受罰啦？

卜郎都。——沒有！

素貞。——快說，什麼？賽馬罷？是不是？

卜郎都。——哎，是賽馬。

素貞。——啊！看見你那副神氣，我就疑惑啊！阿羅，你應許我說你不再賭啦，你應許我作什麼都同我說。怎麼啦？

（沉默。）

你說，你說！

卜郎都。——我欠縣長二百八十個法郎。

素貞。——二百八十個法郎！

以先是二十個法郎啊，你要怎麼？

卜郎都。——不是那一筆錢。那一筆，我應許你我給他送去，我還了。那筆錢算丟啦……四天以前，他又同我賭了別一匹馬，也是因為中着了馬名字。那匹馬叫做：吉郎都勒。

素貞。——我真沒有辦法！你要使我們受累，你連累我們。啊！真得從這兒搬啦！

卜郎都。——我本打算用這二十個法郎給你們發一點洋財。

素貞。——二百八十個法郎啦！……在四天以前……

可是隊長知道他贏了麼？他向你要了麼？

卜郎都。——要啦。前天。我同他談我把錢忘到家裏了。昨天，他並未有問我。今天早晨，我又這樣的同他說了：隊長，我又忘啦，帶不起。

素貞。——他沒有問甚麼？

卜郎都。——他回答我說：你錢拿到了罷，是不是？啊，好啦。

素貞。——二百八十個法郎！

卜郎都。——是的。是圓圓二百八十個法郎。

素貞。——怎麼疑！我們只有一百二十五個法郎啊。

卜郎都。——我還有二十五個法郎，在我身上。（他起來。）我總得湊齊了。這與我們軍人的榮譽攸關；影響我的將來。

素貞。——你得趁早想法子。

卜郎都。——啊，這一次算啦。素貞，我當你宣誓！你沒有看見我弄的這怎麼精啊。（沈默。）這裏找二十法郎，那裏找三十個……

素貞。——我同路易通盤商量商量。

卜郎都。——路易沒有錢。

素貞。——密齒同我說，以前那一百法郎我們還得忒早啦。或者我可以....

卜郎都。——不得。你不得啊。並且，你求他什麼呢？八天，就用了五十個法郎啊？拿什麼藉口啊？不要，不要....上一次我已很不夠面子了。

應當....

素貞。——阿曼，你聽：我們不夠還帳的錢，就是我們借得着，我們吃飯的錢要一個都沒有啦。

我想只有一個方法辦得到：你去見隊長，說，你一時不小心把他贏的錢給動用了。你請他原諒你一時還不起他的錢，你求他容許你分三次或四次去奉還。

卜郎都。——我，同他講這種話啊？我很得他的信任，我入稅關的報名書得他簽字啊！

素貞。——不得麼？他會知道，你舉行雖然很輕挑，但你爲人還誠實。

卜郎都。——你不知道他那人的性質！他是個老好人，但他不是總沒有脾氣的：他會得不高興啊！你想想，我已同他說過，我錢拿到了。我堅堅實

實的同他說過的。我是想使他一點兒都不疑惑我....啊!的確,在三天以前,我想到這樣辦,我就這樣了,我是辦得到的。可是,現在啊!像惹禍的孩子,紅着臉,去哀告去啊!

素貞。——你是一個惹禍的孩子呀!

(她坐下,沮喪的憑倚着桌子。)

卜郎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知道。不要費力再逼問我啦。我自己悔恨得極啦....

可是得想別的方法。

素貞(沉默之後)。——有啦你。就說是我!賭票錢是你叫我送去的;我把二十個法郎扣下了未同你說;我誑你說我有錢;不是你的錯啊!

卜郎都。——這到是一個意見!這兒可解決一切了!

素貞。——你是肯這麼辦麼?

卜郎都。——可是,不大好說出口,可憐的乖乖,我告訴你....的確,女人們作錯了事,男人們是不深責的。

素貞。——你的隊長也許同你說,你得知道,這一類的事,不應當囑托給女人托,給女人是同托給小孩

子一難的。

卜郎都。——啊，這樣辦當然不會叫他看不起你的。  
人們不要同女人們講老實話，女人們不講真話  
可以容許的。

要知道，女人對錢亦真係沒查條的。人們只  
看她的行爲。啊，乖乖，還得感謝你，你把我們從  
難境裏脫出來了。

素貞（嘆息一聲）。——哎！去罷！去見你隊長罷！先付  
他一筆。五十個法郎，怎樣？

卜郎都。——太少啦！

素貞。——一百個法郎嗎？給他一百法郎。

卜郎都。——得嘍。

但是，錢，他不收怎麼辦呢？假使他說：“沒有  
賭，退我二十個法郎好嘍，”又怎麼辦呢？他要客氣  
起來。...

素貞。——不得！阿曼！一定要他要！一定要他要！想  
盡法子，叫他把錢收起來。使他知道錢沒輸賭，  
是同賭了一樣。因為是一種賭博賬啊！

卜郎都。——當然了....

(沈默。)

唉！素貞！你出這一個主意，你很堅強，因為這一種壞事情並非你作的，若是你去罷，你見隊長去罷？

素貞(講不出話來)。——我？

卜郎都。——是的。若是我要求你去呢？若是我請求你去呢？

素貞。——果真是……

卜郎都。——聽我說：你去。若是我去，我總是屬官見長官，勿論怎麼我都有罪啊。我害怕，我發怯。我知道我自己：我越發會管人，我越發使我的部下服從我，我見長官我越發不敢抬頭。我都不知道怎麼打立正才好。這很好懂我是兵。你去罷！你給我辦去！去見隊長，我真怕極啦。但你去是沒什麼要緊的。你是婦人，你總會比我有面的。

素貞(稍沈默以後)。——我去。

卜郎都。——好極啦。多謝，多謝。真是好素貞。但不要叫你特為難啊。

素貞。——啊。不用你費心。但我知道最好是我自己



去。他現在在家麼？

卜郎都(在素貞穿衣裳的時候)。——在家。現在這個時候，他大抵總在家裏的。你確知道他住的地方麼？你拉前門的鈴。一百個法郎帶着麼？

素貞(向門口走去)。——帶着呢。

卜郎都。——我當然要不過問了。隨你怎麼辦罷。

素貞(惓惓的)。——是，是。

卜郎都。——就去啊。我等你。快去。同我接吻！

(他們擁抱。素貞出去。)

卜郎都(到門口，喊叫)。——哎，哎，你若是不好意思說你沒有帶錢去，你就藉口說你托別人送去啦……

(沈默。他走回來。)

她已走遠了！

(他嘆息一聲，坐下，看自己的手，拿出他的刀子，剪指甲。他隨站起來，來來回回地走了一陣，他止住步，從衣服拿出一張賽馬日報來，

又坐下看。過了一會兒，他從衣口袋裏取出一枝鉛筆，就着報上計算起。）

（此時，須把幕放下了一陣又拉起來，以表明時間的經過）

（有人打門。卜郎都去開門，手裏拿着報紙。）

（密青進來。）

## 第二場

卜郎都，密茜。

卜郎都(驚惶失措)。——一向……

密茜(憤怒)。——你不怕醜麼？

卜郎都。——怎麼？

密茜。——我要問一問你，你作的事情，你覺着醜不醜？

卜郎都。——你爲什麼發氣？你要幹什麼？

密茜。——我剛才離開了素貞。她到你隊長的家裏剛

{ 21 }

裏打鬥，她這陣就沒有勇氣了，萬幸極啦。她跑到我那裏去了。我給了她那筆錢，她用信封裝上，已經你送去了。

卜郎部。——我不知道素貞她……

密茜。——素貞不去見你的隊長都可以啊；對，從這細事靜看，我覺得你忒無殘意啦，你忒……不成體統啦，所以我跑來同你說。

卜郎部。——注意，你侮辱我啊！

密茜（掠起帳來，放在卜郎部鼻子底下，隨翻在桌子上）。——我以為你焦急，你煩惱，你不要，我來看你來，你還是弄你那亂七八糟的醜營生！

卜郎部。——先生！……

密茜。——她急着，她跑着，她想叫你立刻就放心。她抑壓着她的自尊心。她隱忍着她的悔慕，她由於所受的恥辱啊！可是，在這個時候，你又在髒弄這宗買賣。

卜郎部。——胡說！出去！從這兒出去，我叫你從我家裏出去！

密茜。——不出去，我寧避未來呢。

卜郎都。——你有什麼權利，你參染我們的私事？

密茜。——不是權利，是義務。

卜郎都。——我真不明白，素貞爲什麼到你那裏去，我已告訴過她了。這是第二次啦，你利用我們的患難，你利用她對你的信任，你利用你的手腕，我不求你你向我硬賣慇懃，你糟踏我，你凌辱我！

密茜。——但並沒有你的關係。我沒有爲你作過什麼事情。你不懂啊？我現在來在這兒，就是要請你給我說明說明……

卜郎都。——我自家的行爲，我家裏的事情，沒有向你說明的必要！我不要你過問，我不要你敲我的門。我不願意同你生絲毫的關係。你借給我錢啊。若是我知道，我給你拋到你臉上去！

密茜（興奮）。——啊！你說！若是你不願意有人來搭救你出來，你起先應該不墜落到泥裏去，你不應該把別人也一同拉進去啊！

（卜郎都聳肩。）

如果你不願意在你家裏見我面，如果你不

願意問我有絲毫的關係，你應當，在你誘惑了我的未婚妻，你同她結婚，你應當說她幸福啊！爲的她的平安，爲的她的幸福，爲的她的健康，你應該有骨頭，你應該奮鬥啊！你應當把她抬高，痛改了你的惡習，殺盡了你心裏的……

卜郎都（拿着椅子背兒，發顫）。——夠啦！你不知道……

密茜（向他闖去）。——不應當使她有卑鄙的憂慮，不許，照你這次似的，叫他把你的沒信用，把你的欺騙行爲，給擔負起來。（沈痛地。）應當使她幸福啊！

卜郎都（作一種拉緊的聲）。——誰同你說她不幸福呢？

密茜。——不幸福，她不幸福。她愛你，還不能夠算她是幸福啊。得你能配得起他！配得起她啊！你不配……

卜郎都。——你別說啦！你同我講這種話，你真怯透啦！因爲你比我有教養，你比我有錢！因爲她覺你是一個高尚的人！怯透啦！出去！……（他飛起

椅子來。)叫你出去你就出去,不然我就要....

( 密茜拿過椅子來, 扔在地上; 正趕這時候, 素貞進來。)

### 第三場

素貞 卜郎都 密茜

素貞(驚愕)。——啊!密茜!你來幹什麼來啦。

(密茜站着不動,痛悔。)

卜郎都。——來侮辱我來了。

素貞(向阿曼)。——你臉真青得厲害啊!哎呀!你們  
打仗啦!怎麼一回事?

啊!也是我的錯....

密茜。——不是素貞,不是你的錯。是我的錯處。我



事前未有來，我很懊悔，我很掛心，一股兒火，我就跑到這裏來。偏不幸，你男人手裏拿這張報紙給我開門；啊……真把我氣壞啦……

卜郎都(大聲)。——以後呢？我要看什麼，都不許我看啊？在我家裏我要作什麼都不許啊？

素貞。——哎，阿曼，不是不得！你消消氣，好心。你得明白啊，密茜他……

卜郎都。——他走罷！

(他坐下，卅肱倚着棹子，手掌托着腮，

以下的對詞之間，他呆在那兒不動。)

密茜。——好，我走……

素貞。——不要。不要就走啊！密茜，若是你馬上就走，我怕你們倆個就會絕交啦；你們兩個就要成仇敵啦。我不願意啊！

密茜(稍沈默之後)。——我一進這門口兒，我就忘了我自己。卜郎都，猛然間，我就想氣一氣你，我就想弄一弄你……

素貞向我說你的懊悔，並且講你的缺點，是要求我的幫助啊。她很誠懇的對我講。她沒有想

到我會在她的以前來在這兒，像瘋子似的，拿着她對我講的話來攻擊你。素貞，你說，是不是？

(他坐下。胳膊支在膝蓋上。)

的確，如果她只求我這一件事，我也不多嘴……

卜郎都(稍沈默之後)。——是啊。

密茜(儼然)。——我真是不對。我對不住你們兩位。

素貞，如果你曾在場啊，你會看見，一個男子漢，自己所作的，同自己當別人說的，是如何的完全不一樣啊……

第一，如果你曾在場……

素貞。——你們不爭吵都可以啊。

密茜。——有些話是滿不用說。

(他站起身來，走向卜郎都。)

哎，卜郎都，我們都不是天良喪盡的人，我們一錯脚步，我們會墮落到哪一步田地，我們不準就知道。誰沒有錯呢。

(沉默。)

素貞(溫和的)——誰沒有錯……

密蓄。——自從那一天，我知道了你賭馬，你漸漸地後悔，我就想同你談一談。有好幾次，我想像着我同你談話。啊！可真不像今天這樣兒！第一是，不要在此地談，我們在街裏碰見，我們順便去痛飲一場；像當年我們同路易一同吃酒是的。

彼時，我像同素貞講話似的同你講話，好像我們就是從小的朋友。我不要求我講你的私事；我講你的話；我告訴你我不放心，我若是不放心：我很爲你憂慮你那賭博中毒的生活。你當然會使我安心。我也許是妄自誇大罷，但我總覺得我終能使你知道，賭博發不了財。我們這樣的大吹一陣，毫不忌憚地，講這個，講那個。最要緊的是，我們彼此之間，因之，可以生出了一種極深密的交情。就是我們的意見不一致，我們儘可以爭辯，我們儘可以攻擊，毫不會有傷情面的危險；話都是說得很圓滑的。

素貞。——當然哩。

密蓄。——你想：如果我們以先會有過這樣的家談，如果你我彼此之間已有了一點感情，我會對你

說方才我說的這些話麼？

素貞。——第一，你們要互相了解。因為你們互相不大了解，也許很誤會的呀！

卜郎都(狼狽)。——啊，你不了解我；所以你會說的出來……

密茜。——的確是！

素貞。——好，講和罷！

密茜(決然)。——哎，就講和？卜郎都，請你務要忘掉方才我說的話，請不要拒絕我的握手。

(他從棹子上向他伸手。卜郎都

躊躇一陣，隨即伸手給密茜。)

素貞。——啊！這就好啦！

(她緊握密茜伸向她的另一隻手，隨後去擁抱卜郎都，卜郎都老是坐着。)

卜郎都(擺架子)。——只是……

密茜。——只是什麼？

卜郎都。——我們借你的所有的錢……我要……

密茜。——今天不要講這個。你不要爲難，你幾時有幾時還給我好啦。我也用不着。

素貞(向卜郎都)。——借密茜錢啊，同借路易錢，借媽媽錢一樣。

密茜。——卜郎都，你要明白啊：我的母親是賈特蘭老太太的老友，好久好久以來，我就是賈特蘭家裏的大孩子頭兒。

卜郎都。——我知道....

密茜。——我二十歲的時候，我是他們家裏的唯一的男人。我很高興地作我的使命！他們有什麼爲難遭災的時候，他們就去找我去的，素貞，你說？

素貞。——真是啊。

密茜。——並且，我同你老實說罷，他們都不用找我去。我預先想到，我預先注意，我自動去作，我很高興地，很自然地；我什麼事情都參染：路易上學，她(指素貞。)她攷郵政局，都有我的意見，我總是這樣的倔強，去貫徹我的意見的。啊！我有時候把他們都弄激哩....

素貞。——對我們是極有益處....

密茜。——好嘍。那麼說：素貞同她的丈夫，你，在患難中，現在我怎能袖手不管呢，你怎能夠不要她很自然地叫我給你同她幫忙呢？你怎能不叫我跑到你們家裏提起你‘注意’呢？

卜郎都。——我是很明白了....

密茜(半快活半感動)。——那麼我要考實同你說啦：這一位....這一位——現在是一家之母——我未曾經看見過他面帶愁容，我未曾經看見過她額頭上有過皺紋....

素貞。——你沒有天天見着我老笑。

密茜(向素貞)。——到沒有，但就是你怎麼莊嚴，都很是平靜，很是滿足；是吃着麥芽糖讀有趣的故事的小學生的莊嚴啊。

(衝向卜郎都。)

因為，你要知道，突然，發現了另一個素貞，又憂愁，又煩苦，我是驚訝的，我昏暈了，險些我要瘋的。

如果你很能十分感到這些，卜郎都，你總不會懷恨我罷，你總不會惱我罷，方才吵鬧了那些

工夫——我們不要再提了——或者至少會使我們接近的。

素貞。——啊！我相信阿曼不會懷恨人的。

卜郎都(困難)。——不，我不懷恨你....

我不能懷恨你的....我明白得好多了。的確，我應當另樣地待素貞；我應當有規律有活氣，有識見....我究意應當有....我也應當有思想....

密茜(抗辯的)。——但都要....

卜郎都。——我在生活中落伍了....我只是個無用的東西！我很知道....一個無用的東西呀！

(他突然地落起淚來，胳膊匍  
在棹子上，兩手掩着眼。)

素貞(跑向他跟前)——阿曼，我愛你！

卜郎都。——我不能叫你過安樂的生活，我！

素貞。——啊不會！啊不會！

卜郎都。——我是一個沒用的人。

密茜(他也走近老在那兒坐着的卜郎都，把手放在他  
肩上)。——不要，不要，不要說這樣話，大爺。不

是真這樣的。誰都不會當真是這樣。

卜郎都(重站起來，慢慢地離開擁抱着他的素貞)。

——....實在你同我說的一點都未有錯....

密茜——是啊!我太魯莽了....

卜郎都。——有好些，我以後不住地思想到....

素貞。——不要再提那事囉!已經完了。

密茜(感動)。——我或許是錯誤了。現在我一見你面，我就可以了解你的。我本想照着我想像你的那樣去判斷你：那或者是缺少要領的。

卜郎都(嘆氣)。——無論怎樣，我都是在極苦的境遇中呀。

密茜。——從哪一點說呢?

卜郎都。——我在計劃上失敗，我在希望上失敗，我連累得別人們失敗。你不會不知道我受過攷試的....

密茜。——是的，我知道，你落第了。

素貞(向密茜)。——落第使他墜入了煩惱。

卜郎都(向密茜，指着素貞)。——她也墜入煩惱了，勿論是她怎麼不願意。你要知道，我們的將來不



是快樂的呀。

素貞(無確信)。——但不然。我不像你們的煩惱啊！  
我們能夠很安樂地生活。第一，你不要再賭了。  
(卜郎都表出首肯的態度。)我們將不會有不安。  
我們靜靜地等待較好的境遇……那是終久會來  
的。

密茜(神經質的)。——終久會有好日子來！這裏，是  
一個希望！的確，是人們聽見你們兩個人的話，  
人們以為你們絕了望；你們突然間都麻痺了！  
卜郎都。——究竟，我們是在渡平凡的生活，素貞得  
老在勞働，現在生活是不會變換的。

密茜。——不然！現在一切都得變了！現在一切都變  
好瞭！只是，你更得相信你自已，你並且得相信  
你已是另一個人！

(他激昂地走着，有時在並坐着  
的卜郎都和素貞的前邊站住。)

你的隊長，有一次，見着你穿着頭等禮服走  
過，他戴：這孩子滿可當官。你的隊長他總是有  
道理；但那不關事！你能作幸福的人。使你家

族幸福，同當官不當官是另一回事。你有什麼方法作那樣一個人麼？哦，有啦，親愛的卜郎部，現在我有了確信啦。——我瞧，看見他穿着頭等的禮服了。——素貞，卜郎部，聽啊！相信及試問差使能使着人幸福，那實際是會侮辱幸福的....

卜郎部。——雖然是這樣....

密茜（帶出一種人所不覺得的為難）。——但是，你得弄明白！應有的東西你有了....其餘是可以捉到的。

第一，哦：你們總會有些新的計劃罷？

素貞。——阿曼想要放稅關。

卜郎部。——是的.... 或者在那方面我可以有希望

....

密茜（無精打採）。——稅關，稅關.... 這到是一個意見.... 你們或者可以到一個美的山間，或到一個海港裏生活....

素貞。——到一個海港裏，真的！我們還沒有想夠呢。

密茜。——.... 當然，稅關是極好啦。但，假如我是你呀，我要轉向別的方面了。

卜郎都。——哪方面？

密茜。——你當了十年兵了罷？

卜郎都。——再三個月。

密茜。——你再役的期限快滿了罷？

卜郎都。——是的。可是，若是我到稅關去，我自然得再服兵役的。

密茜。——哦，你想想：服了十年的兵役之後，你有好些好些的文的職務可以作罷？

卜郎都。——啊，我跟你說罷，我們概未想到幹文的職務。

素貞。——阿曼老是想在軍界裏待着的。

卜郎都。——文的職務，我到很知道些；我有一個老朋友，他當懲戒場的監守；我還有一個朋友，他……

素貞。——謝謝！

密茜。——我不同你說這些職務！有別的，有好多好多別的事情！無論有什麼趣味，什麼能力，什麼奢望，都有合適的職務呀。我有一本厚的書，是講論勳們的，你可以參攷參攷。哦，譬如罷：你可

以作橋梁同道路的監工，度量的檢查員，鑛山的監督，海港的視察官，以及些別的別的職務呀！....

卜郎都。——的確不錯！

素貞。——你說的是當真麼？

密茜。——當然啦！

素貞（感謝）。——密茜！你都想到把這些事都查好啦。

密茜（加勁地）。——我啊？不是的，是偶而想到的。我得老實看一看我那裏到了的那些本書。

（向卜郎都。）

可是，幹這些職務，都得受些多多少少地難的攷試。但，如果你不想立刻得很高的位置，到有一個職務，你很有資格，你不要看不起，那就是郵政同電報局的局員的事情，就是素貞作的那事情。

素貞（笑着，吃驚）。——我的同事啦！

卜郎都（爲難了一陣之後）。——哼！我同你說，我不大明瞭....

密茜。——等等，你就明白的：你們兩個人要到郵政局裏。你們既結了婚，你們倆可以在地方的一個村兒裏找一個郵政局，素貞是很可以當收件員的。

素貞。——這到是一個意見！可是，那會很容易罷？

密茜。——作得到就行啦！我對於手續和期限是滿不知道的，但總會可能的。現在你們可以想像一下：你們可以到一個好地方的鄉間住；你們好痛快地住在官房子裏：一所極乾淨的小房子，有一個後園，在村兒的中心。

素貞（擋住他的話）。——可是呢？

密茜。——請你容我說：你們在你們家裏一同工作，或者輪班工作，小的事情的担負，若覺得合適，你們可以隨意地經營自由地，互相分着作。

卜郎蒂。——那，到是很有趣味。

密茜。——結局，你們會像商人似的很自由。你們要比小學教員或女教員還要有獨立的地位，我敢斷言，公事不會比稅關將校再麻煩囉。

素貞。——其實....

密茜(向卜郎都)。——你總會想像到一點兒罷？

卜郎都(爲難)。——我不是說這意見不好，... 幹得慣才行呢，你是知道的？幹文的，我總覺得不好意思呢？

密茜。——大爺，穿便裝是極舒服的，你想不到啊！你立刻就會看見世界大起來，大起來！你要如同取吊蒙眼兒的一匹馬一樣。

哎，你再想一想：感到自己與社會有益，自己一邊作事，一邊知道自己作的事的益處，... 小的郵政局，有牠那從大路及國道上來在他牆上的那些電綫，就是他使那個村子同世界的別的地方聯絡啊！

素貞。——當真是，有時候人打電報到奇奇怪怪的地方，到人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

密茜。——什麼人都需要郵政局的先生和太太；如果你是和氣親切，你要得着個個人的微笑；你在那兒，比別人在那兒，人會高興的。你能交些朋友。啊！這一種職業，是能給人服務的呀。你說是不是，素貞？

素貞。——啊！是的！

密茜。——只要過了幾年，你們的境遇就會變的；那裏也能得到官級。

素貞。——而我們倆總會拿到官級的。

密茜。——並且你們還可以好好地養育你們的小孩子。

素貞。——我正想着說呢，方才。

卜郎都(精神躍躍)。——有一個院子。“莉蕊”會長得很好的。

素貞。——我們眼看着。我們一定會有地方，常常接媽媽來住。

密茜。——到不一定，可是，你們會在一個很亮很整齊的，在法蘭西獨一無二的，一點無用的長物都沒有的郵局裏，由你們兩個人自己擔當一切的職責。你們的電報機在這兒，你們的電話機在那兒；在後邊，一個門，總在半開着，通到你們的食堂裏。

素貞。——或者一開門就是院子。

卜郎都——是的，就是....

密齒。——就當是衝着院子開的罷；在你辦公的時候，素貞在院子裏，在樹蔭底下，小孩子的旁邊，作針線；若是有時你作不過來，你只要在椅子上轉轉身，就把素貞招呼來啦。

素貞。——就是我們兩個幾乎是時時刻刻得作工，若是那樣啊，我不會覺得我像是給人支使的。

密齒。——你們兩個人不會是時時刻刻作工的，若是你們會布置。

卜郎都。——在鄉間，整天裏，有好些時間，沒有一個人到郵政局裏來。

素貞。——的確是：那兒要比在這兒快樂得多呵。

密齒。——你們試想，在好的時節，郵局的小門是到八點鐘才開，你們狠有些工夫收拾園子，或者騎自行車繞着灣兒。鄉間，人起得很早啊。

素貞。——我啊，我栽花，我種菜。

卜郎都。——頂好是我們微幸碰到河裏有魚的地方。

素貞。——冬天，我要把房子收拾得好好的，我要起首讀書啦。



卜郎都。——我啊，我並未曾同書接近過，但這是因為我總沒碰到有趣味的書。

密茜。——我給你們寄去，你們可以給你們朋友讀，給那鄉間的人們讀，給隣近的人們讀。你們可以組織一個小的團體。

素貞。——是！是！我們一定要那麼作的。

啊！密茜，我要開一個聖經集書局的支店啊。

密茜。——啊！好極！謝謝你，素貞！這正是我的計劃的一部分。但我是等着這意見由你發出來。

卜郎都。——最先，應當老實地研究一下。（向密茜。）

關於這種職務的一切的形情，看方才你講到的那本書，全可以知道麼？

密茜。——差不多全可以的，我想....

素貞。——得趕快地查一查。啊！密茜，我要馬上就知道才好啊！那會是很好的！很好的職業喇！你想是不是，阿曼？

卜郎都。——哎！怎麼會不是！但不要跑得這麼快，我們還沒幹上呢！

密茜。——這是很容易：我去到書局裏看一看，等一

刻鐘，我就把牠拿來。

(他拿起帽子。)

卜郎都。——你講笑話啊！不要費事。咳。

素貞。——密茜，我們等到明天好嘍。

密茜。——不。我就去。

(他走向門口。)

卜郎都(跟着他)。——只要我們能合規定的條件啊！

密茜(止步)。——就是不合條件，也算不得什麼啊！

你們會找別的事情做啊！

素貞(驚訝)。——啊！我啊！我總相信小的郵政局！還

有那書店：我像已眼見着一般！

卜郎都。——你的方才的意見是真能鼓動人啊……

密茜。——好極，作起計劃來，多多地作計劃，多吸空

氣，活躍起來！怎樣！你不作士官，你就會通盤失

敗麼？

素貞。——是我們那麼想過啊！

卜郎都。——我是那樣想過，但現在已不那樣想嘍。

密茜。——若是，不幸，你們對於鄉間的小郵政局必

得斷念的時候——你方才是沒有想過罷——你

們又算完全失敗了麼？

素貞。——不要說啦！我相信會作得到啊！

密茜（笑着走向門口）。——我去找那本書去啊；素

貞，我跑去啊！但怎麼都不會糟的！你們想到那

裏生活，會有好些的快樂呀。這證明快樂是存

在，是在萌芽；你們到哪裏快樂都帶得去的....

卜郎都。——的確，人不能說，怎麼都會失敗的那種

話....沒有地位，不準就會糟了的....

密茜（在門闕，素貞同卜郎都跟隨他在那裏）。——奮

鬥！並且....，我們是青年。你們是剛剛解了船纜

的....好，我就來！

素貞（把他手緊拉了一陣）。——就來，密茜！謝謝！謝

謝！謝謝！我覺我是復生了！

（密茜出。）

## 第 四 場

同上人物，缺密茜。

卜郎都(他高興地來回地走着)。——我啊，素貞，我想像着一個有三千住民的地方，住民是不會再多的，是一個農村，有一條好看的河，人可以去釣魚。

素貞(把椅子擺到齊整)。——是，我愛！

卜郎都。——我們馬上就能同些痛快的人們交往。自然我是不能同人人來往的；但，的確，我們的職

務，會使我們享受到一般的尊敬呀。

素貞（眼往外看）。——我起首一個禮拜內定兩晚往外借書。住的太遠的人們可以禮拜日來……

—— 幕 ——

1929 5 1 付排

1929 6 1 初版

1—15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文獻書房

